

铁路大臣盛宣怀拟筑造支线一百二十华里，以将财源吸收于京汉两地。目下邮传部认为与其耗资一百数十万两铺路，不如开浚漯河，正在制定计划。开浚之后，将可与运力为一两百吨之铁路直接连通。调查周家口地方，每年运出之土货为金针菜、茶叶、杂货、牛羊皮、芝麻、香油、洋油、红枣、瓜子、草帽辫等，价额达一千万两。据云，较之于筑路费，漯河之开浚费相当少。

招商局董事局设立

《新闻报》以此为题，论曰：与外国通商以来，中国人讲求实业已久，而获利最大者莫如招商局与电报局，然其股东多为商民，却由官吏经营，实中外未见其例之奇公司。电报局归邮传部管辖，去年欲收回商人股份归于官有，此举大损商民之心，而未收回股份之前，股东亦不曾查账，监察其事之权长久不变，此必为失败之一因。

今招商局又归邮传部管辖，各股东惶然，请电邮传部设立董事局。夫航运业官营，为各国所未闻，邮传部已不谙收购股份，势非设立董事局不可。招商局于同治十一年创业时，盛宣怀官保以道员次直隶，即奉李文忠札命来上海筹办，而与太古洋行买办唐景星、怡和洋行买办郑陶斋、海运总董朱云甫等计议之，购入二三旧船，专充北京漕米运送，至光绪二年，购入旗昌洋行之轮船码头，其代价为二百万两，支付期限为七天，由南洋借得数百万两，且广为招股，以充其资金，由此招商局势力大张。外国轮船航行于我国后，又以国权将其保护。当时招商局虑无官力则必为官欺，而得北洋道员盛、朱庇护，奉北洋大臣为招商局督办，该局总办皆由北洋大臣委任。其时商部尚未设置，商法亦未发布，中国亦未脱贱商之习，股东不知股东之权利为何，只以每年官利分红为乐，一切服从官命而不敢问，然由股东选举之商董却在局中，其势力亦大，迨至李文忠去北洋，盛宣怀自任督办，遂为其所夺。招商局商董权利渐渐推移，而股东却不敢问之。

去年改定官制，添设邮传部，以航运、电报、铁路、邮递四大业举而归之，然招商局则因商办而归农工商部管辖。今欲划入邮传部，以邮递均依靠交通机关，而轮船与铁路相类似，且有运送军火、运送邮件之义务，正应归邮传部管理。但商办铁路同受农工商部与邮传部管辖，招商局亦应受两部管辖。邮传部之权限为运载军火、携送邮件二项，故于轮船公司得监督之。至于任用人员、经营之法，如与商办公司定律相合，则当由农工商部管辖。故邮传部当容纳股东所请，设立董事局，使之成为完全之商办公司，受农工商部之商法保护。招商局急需注册，公举董事，实行公司律七十七条，且由董事局选派招商局总办，一扫数十年来由政府派遣、中饱侵吞之积弊，则招商局之获利当可几倍于前，得与各国争交通之利。

银行金融

汉口大信钱庄之取缔

汉口有尹湘云、黄之根其人，以往经营皮革业，资产不丰，却在汉口董家巷设立大信钱庄，不向地方官禀报，而径向度支部注册，擅自开业，适逢信义钱庄遭遇挤兑，海关道以如此泡沫企业存在危险多多，而拘留尹湘云，验其资本，知其号称十万，全为子虚，由夏口厅在5月21日将其查封。（《中外日报》）